

宫女

Gongnü

上

倾城之恋◎著

太子说：我喜欢你，做我的宠妃。
上官鸾说：我欣赏你，做我的宠妾。
妹妹说：帮我为皇上生一个儿子，保住我的地位。
我笑：我此生无姻缘。

才女倾城之恋让人耳目一新的宫廷爱情小说
没有穿越女主的全知万能，也没有千金贵女的家族作盾
最底层小小宫女，非妃非后，却引得**皇子、重臣满场追**
全新的后宫体验，别样的**美人心计**，另类的宫闱传奇

宫女

Gongnü

上

倾城之恋

◎ 著

太子说：我喜欢你，做我的宠妃。
上官鸢说：我欣赏你，做我的宠妾。
妹妹说：帮我为皇上生一个儿子，保住我的地位。
我笑：我此生无姻缘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宫女/倾城之恋 著.

—南昌：二十一世纪出版社，2011.10

ISBN 978-7-5391-6571-4

I. ①宫… II. ①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95352 号

宫女/倾城之恋 著

总策划 吴丹杨

责任编辑 陈沁

特约编辑 李华丽

美术编辑 孔军

装帧设计 杨亚忠

封面绘图 米可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10000 册

开 本 720mm×960mm 1/16

印 张 50

字 数 700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6571-4

定 价 50.00 元 (上、下册)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1—265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(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服务热线:0791-86512056)



Contents **目录**

- 001 第一章 初遇上官雱
- 009 第二章 互看不对眼
- 018 第三章 欣赏我的画
- 025 第四章 伪君子楼玉宇
- 035 第五章 参加比赛
- 043 第六章 我不是第一
- 051 第七章 暗生情愫
- 062 第八章 陷害殷家
- 070 第九章 入宫做奴婢
- 078 第十章 宫女的心酸
- 088 第十一章 命贱如草
- 098 第十二章 求太子救梨香
- 107 第十三章 可怜的宁妃
- 115 第十四章 太子赠天珠
- 127 第十五章 受伤

- 138 第十六章 初识林珣
- 148 第十七章 疑生毒疹
- 179 第十八章 无法逾越的身份
- 168 第十九章 上官雱入宫
- 179 第二十章 赠画风波
- 190 第二十一章 为他吃醋
- 201 第二十二章 女人心思
- 210 第二十三章 认清本分
- 218 第二十四章 宫宴
- 228 第二十五章 低头的骄傲
- 237 第二十六章 夜半伤心人
- 243 第二十七章 喜欢我
- 250 第二十八章 暗流潜伏
- 259 第二十九章 赠天珠
- 269 第三十章 前往黄山



Contents 目录



Contents

目录

- 278 第三十一章 画黄山美景
- 286 第三十二章 隐忧
- 294 第三十三章 陌生男人的诱惑
- 302 第三十四章 失落
- 310 第三十五章 回宫
- 317 第三十六章 七皇子
- 325 第三十七章 与太子为友
- 333 第三十八章 崇阁宫的生活
- 340 第三十九章 初吻
- 347 第四十章 上官零逃婚
- 357 第四十一章 大辽王子
- 365 第四十二章 七皇子受伤
- 374 第四十三章 心疼他
- 384 第四十四章 得失之间

第一章 初遇上官弯

出生在官宦人家，是我的命好，虽然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爹爹还是让我读书写书了。

奶娘说，爹爹是很疼我的，在我小的时候，爹爹就很喜欢抱着我。

只是，在妹妹出生后，爹爹便没有再抱过我。慢慢地成长，我也知道了一件事：妹妹殷梨香是殷家最灿烂的明珠。她有着出色的外表，聪明的脑子，三岁就能识字，才貌双全，光华毕放，在秦淮是无人不知晓的绝色才女。

而我——殷桃香却是笨拙有余，直至五岁，才能识字，学什么总是不如小我三个月的梨香妹妹。我佩服她，只得暗里下功夫，但还是不如她那般讨人喜欢。

或许，美人作的诗、画的画，都能活色生香吧。

自妹妹十岁起，上门求亲的就络绎不绝，谁都想将这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娶回自己的家门。并且爹爹乃朝中的三品大臣，在秦淮任职，官虽不高，但是处事公道，为官清白，也颇受人尊重。爹爹不是很看重名利，虽然位居三品，却在秦淮任职，也是乐得逍遥自在。我想，爹爹应该志不在官场的争逐之上。

爹爹一直都没有答应任何人为梨香提的亲，我起初是不懂的，后来奶娘告诉我，爹爹是因为答应过我过世的娘，要先为我寻一门好亲事，才能配梨香的婚事。

我的娘，是家喻户晓的名妓倪净净，只怕秦淮无人不知。何等的天姿绝色，看过她的人，都不会忘记，据说，是惊为天人。我爹爹也是相貌堂堂，那时正是英俊少年，娶了我娘，成就了才子佳人的美谈，为秦淮人津津乐道。只是，我却能感觉出，那话中，却另有些笑话，那不是凭我的年龄能想得通的含义。娘没有陪着我一直成长，在我七岁那年，撒手人寰不管人间的春秋月。再长大些，约莫知道我娘艳名远播，曾去过京城，还去过大辽。

而我，不仅没有继承母亲的仙姿绝色，也没有爹爹的俊朗才华。我不怎么起眼，跟梨香站在一起，更是黯然失色。人家说长得不像娘，就像爹，可我谁都不像，有些奇怪。有人说，我并不是爹爹殷青的亲生女儿，我听了只是把这作为一个笑话掠过。我何必听信谣言，不信身边的人呢？奶娘告诉我，是她接生的我。

我是真的先天不足，脑子不甚聪明，所以我并不嫉妒妹妹，不因妹妹光华照人而自卑。她有她的好风采，全秦淮的人，无人不晓得，我并不介意，我自有我

的书颜如玉，画中意韵雅。

有媒人说，我的名字过于俗气，惹到了东南西北的不知哪一方神仙，所以嫁不出去。爹爹便为我改名，叫倪初雪。我并不知道爹爹为什么要连我的姓也改掉，但是我喜欢这个“倪”字，在记忆深处，这是母亲的姓氏，我是喜欢的。他并没有因为母亲的死，而待我有差，依旧让我做喜欢的事。家底丰厚的殷家，不会亏待了任何一个殷家的人。但是，只能是物质上的拥有和自由而已。我想，爹爹能管我多一点，那证明，他是在乎我这个女儿的。

十五岁的时候，梨香凭一幅《梅花雪海图》，闻名整个秦淮，声名远播，慕名而来求亲的王孙贵族富贵之人，更是不计其数。我依然还是我，并没有改变什么，不会因为妹妹的声名就沾上了光。可叹的是，就算是换了名字，也不曾有人来向我提亲。

我乐得如此，在妹妹的光华掩盖下，还能找出自己的自在。

奶娘说我是心性太仁厚，其实她说得还过于委婉了些，府里的丫头都会直接说，大小姐是心性笨。

嘴长在他人的身上，爱传什么，便传什么，茶余饭后谈起，也是一件乐事。美丑的定义，又在哪里呢？的确，和一般的女子比起来，我高出一个头，五官深邃而又平淡，只有一双眼睛还算是有神，闪着一种淡然又带笑的光彩。我身上没有秦淮女子那种柔致的美，较高瘦的我，更像是男子一般不得人欢喜。

“姨娘，姨娘。”

我轻笑着拨拨额前的发，放下手中的书出去，是殷静，一个七岁的可爱小男孩。爹爹的姨娘们除了梨香，没有再生下一男半女，前来依亲的堂姐殷采棠将长子殷密过继给爹爹做养子，殷静是堂姐的次男，很是黏我，我也甚喜欢他嘴甜，常带着他出去逛悠。

“小静今天怎么一个人来找姨了？”

他嘟着嘴不满地说：“娘去上香了，姨娘啊，我也要，姨娘带小静去嘛。”

小家伙的脸上还挺落寞的，我最见不得小孩子失望了，大方地说：“好，姨带你去吃麦芽糖。”反正都要出去，不妨多带个黏人精，有他做伴，有趣不少。今天听说秦淮河边有什么书画现卖的，正好去看看。

我最喜欢看各种不同风格和画法的画了，梨香虽说比那些人都出名，我并不觉得她是最好的。当然，我不能明着说出来，不然她会生气的。在我看来画分多派，画功更是分多种，有细腻，有粗犷，有柔和，有刚劲，各家自有各家的长处和短处。

有些东西，需要历练和眼光，纵使梨香再聪明再有才华，也画不出来。

走到后门，拉着小静出去，守门的并没有多问我去哪里，什么时候回来。对

于我的生活，爹爹并不多管，我很逍遥自在，把一些若失的情愫给压下去。我也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女子是不能随意出门，更不能让人瞧了去，又要遮脸之类的。我是我，并不是别人，我过我的生活，不是别人给我过生活。我想，爹爹是忙碌的，忙到无暇问我经常出去的事，其实，只要爹爹一句话，我便不会出门，只是，他从来没有说过。

年过十六载，和爹爹说过的话，我都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。原来，我还有一件这样在乎的东西，一直在压抑，一直在心底里想着。



秦淮的风光，当真是无话可说，柳如丝，荷生香，多少才子佳人的美谈在这里诞生。

可惜的是，我逛了不止百次，还没有这等“艳事”发生过。

当然，秦淮的妓院，那可是闻名遐迩，也成了一种风景一般，花楼的女子，倚栏观花，弹琴吟唱，妙色生姿，多才多艺，更是游人眼中的一种风景。

河畔边的丝竹之乐，莺声笑语，交织得相当的热闹。

我淡笑，牵着小静的手往僻静之处去，坐在柳树下小息。小静正在河边看着鸭子在莲叶下穿行嬉戏。他总是喜欢看这些东西，我也由得他，所以每次他都拉着我出来，一看到他喜欢的东西，就非要看个过瘾才肯走。

秦淮的日子像是仙境一样，在我心里，总是最美好的，悠闲得可以眯起眼来看光华绚色，闻香沐风。

远处，是谁家歌妓，轻歌如莺，声声入耳，有些悲哀，只有歌无乐相伴怎能不是憾事，我伸手摘下柳叶儿，心想：不妨，让她闻声而动。柳叶在唇间轻轻一振，悠长轻灵的声音传出去，和那低昂起伏的歌声相融为一体，那歌声，听起来，更是美妙了十分，像是龙点上了睛，顿时如有灵。

歌声停歇，最后一丝的声音，也从我的唇间停下。

小静鼓着掌开心地叫：“姨娘吹得好好听啊，比歌声还要好听。”

让人赞美是挺高兴的，尽管是个小孩。我轻笑，“小静，这不过是个陪衬的声音。”

“姨娘，小静长大了，娶姨娘好不好？这样，小静就可以天天听到姨娘吹的曲子了，谁都不知道，姨娘吹的曲子可比唱的好听。”他很认真地说，没有一点的油嘴滑舌。

我忍俊不禁：“这怎么行呢？等你大了，到时姨的白发，都长出来了。”

“乱伦。”一声不屑的冷哼。

哪来的自家伙？我站起身，看到一个高大的白衣男子。还没有开口说话，那个穿白衣的男子就耸肩，不屑地摇头，“还以为会是什么绝世美女，原来，是个丑妇儿。”

轻淡的嘲弄之语，让我心里不甚舒服。

他对这方面，也有所涉猎吧，听得出我吹的曲比歌更甚，可是这般的说话，又让我叹息。

这人的思想，实在让我不敢苟同。不过，并不等于我要让他污辱，年轻的血液中，总是有一些火气，我承认我不美，可是说我是丑妇儿，有些过分了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说我。难道他没有看到我头上梳的，还是少女的发髻吗？我轻斥：“无礼的家伙，原来，你是这等的肤浅。”

他靠近，我越发将他看得清楚，那男子的眸子漆黑，却有种蔚蓝的感觉，深邃如苍茫海洋。身形挺拔，孤高如悬崖上背月而立的青松。身披白氅，那种白，如同大雨过后的晴天上的白云，他的身上，处处透着冷冽不耐的气息，薄薄的唇紧抿，像是谁欠了他的一样。

我听说，薄唇的人，都很刻薄，孤傲，怪不得他出言不逊。长得如此的好看，我原谅他，不和他计较算了。对美男，我的心总是放得比较宽，女为美男者悦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谁知道，他靠近我，伸手在柳树上一摇，接住一个掉下的包袱。

他气定神闲地站定，满眼高傲：“丑妇，我是第一个这样说你的吧，你也只能骗骗小孩子了，只有孩子才不懂得欣赏。”

“说我丑的人多了，你连排都排不上。”我骄傲地说着。

他我的话一怔，笑出声，“七出之多嘴，该休。”

我叹气，男人，为什么总是用这些戒条来限定女人呢？“我想，你会很失望，很失望，我并没有出嫁，也不打算出嫁，只有我要不要嫁的时候，没有男人休我的时候。很抱歉，自负的孔雀，也很遗憾，我不是你的妻，要休也轮不到你，七出，你收好了。”

“唉。”小静看我叹着气，还有模有样地叹着。

我抚嘴大笑，然后说：“小静，姨美吗？”

小孩子是最好骗的，“美，姨娘最美了。”小静扬起眉，有些得意地看着那骄傲如孔雀的家伙。

他冷哼：“这样也敢出来乱走，别吓着了人。”

好……好可恶啊，纵使别人说我丑，那也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越传越不像样啊，我要是打扮起来啊，也不是没有看头的。

“姨娘。”小静不甘受冷落，拉着我的衣服，“这是你跟我说的艳遇吗？他还

蛮好看的。”

脑子“轰”的一声响。我觉得我脸都红了，火辣辣的感觉在燃烧着。小静啊，这时候，怎么把我随口说的都说了出来呢？平时教他学画，倒不见他记得。他居然还仰着脸，要我赞扬他。那无礼自大的孔雀男还没有走远啊。

果然一阵嘲笑声响起，他冷嘲地说：“就凭你，艳遇？丑妇出门也不照镜子。”浓浓的嘲讽语气让我无地自容，这个，可恶，可恶至极的家伙！我拼命地忍着气。

丑怎么了？丑就低人一等了吗？还不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？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。如果光靠着相貌，那么，这样的人生，不过也是悲哀的。

我听到，他在问路边的人：“殷府怎么走？殷青大人府里。”

大概那是游人，也不知道怎么走。

我计上心来，打算要好好地教训一下这个自负的孔雀。我走到一边，给了些碎银给一个小贩，让他去告诉他殷府怎么走。

好好地走吧，走到天黑到了我家正好赶上关门放狗的时间。

唉，我摸摸脸，我真的很老了吗？为什么他叫我丑妇呢？我才十六岁的好年华啊。

瞧那些画画的，也没有多大的意思，小静又不耐饿，再加上有些气郁在心，我就早早回府了。从后院进去的时候，奶娘正焦急地走来走去，一看到我回来就迎了上来，用她才有的又尖又急的声音叫：“大小姐啊，你跑哪里去了？你不知道今天有大事吗？”

我皱起眉，努力地思索着，大事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的记忆力还不至于会忘了她交代过的大事，又不忍揭穿她的失职，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提醒过我。我一拍脑子，装作心虚地问：“奶娘，我忘了啊，是什么大事啊？”

大事，不是从来都不关我事的吗？真是让我如临大敌一般了。

奶娘看着我叹气：“大小姐，你怎么这样子就出去了？叫你不要总跟小静一起，总是不听话，青儿，快过来带大小姐去梳洗，穿上最漂亮的留仙裙，戴上最好看的首饰。”

这么隆重，我倒是有些怕怕了，“奶娘，为什么啊？你不知道头上插珠花儿，拉得头皮好痛，那个裙子太轻了，我怕被风吹起来。”

奶娘在后头笑骂：“岂有你这样的，小姐就是要好好地打扮，今儿个，有贵客来，午膳已准备好了呢？就等着贵客上门。你是殷家的大小姐，你要好好地表现。别人不知，我也不知吗？大小姐空有才华，不表现出来，人家岂知道。”她哩哩啰啰地说个没完没了。

我都听怕了，捂住耳朵，“奶娘，好了，我打扮得非凡无敌，让人看得掉下



巴好不好？”是什么贵客啊，如此的慎重？关我什么事？为什么还要我打扮？唉，逃不开，奶娘会磨到我耳朵生茧为止的。



一向不是妹妹在就好的吗？人人都乐得见梨香，她不仅人美，还才华横溢，也是爹爹的骄傲。这回还得拉上我了，有点怪怪的。

“大小姐，你可得记得了，要多笑，你笑起来很美。不能带着小静，人家不知道，听到他叫你姨娘，还以为你是成了亲的人，知道吗？”奶娘啊，我的天啊，为什么不能安静一点？

小静是习惯了叫我姨娘，那个天杀的家伙，一定也是这样误会的吧。我就想着我才及笄之年呢，他就叫我丑妇，好过分，原来是这样了。我委屈地说：“奶娘，为什么要穿得那么漂亮啊？”头上插了什么啊，脖子也不放过，戴得沉重的。

我喜欢清爽于一身呢，这简直是对我的折磨啊。

奶娘也不可怜下我，“小姐，你得争气些，知道吗？你看，你是不是漂亮了许多？”

是啊，是啊，轻轻淡淡的眉，健康的麦色肌肤。还有，一双会说话的眼睛，光洁的额上，一根发丝也不留下，全用花绳系起来了，我明朗的五官，怎么也遮不住。

我觉得我有点像是爹爹拜神的时候，用来上供的猪头，更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一般，呵呵，要是动一动，就满头的花钗乱动。

“这样不就好多了吗？小姐，要争气些。”奶娘看得满意，一张脸笑得像花一样。

“奶娘，争什么气啊？”

她有些激动地说：“你还不晓得，上官公子今天会来我们府上，我听说上官公子还没有婚配，而且是一个才貌双全的男子，一手岐黄之术，更是神出鬼没。”

汗啊，奶娘，你怎么这么异想天开呢？又想把我配成对了。他医术神出鬼没，相信见了，他真的神出，再鬼没了，呵呵。

“奶娘。”我好想擦擦额头上的汗，“你是要我去相亲是吧！你把他的身家都调查清楚了吗？闹了笑话，初雪心里会很难受的。”我装可怜地要她理解我，别让我去前院转。

她满意地在我的脸上补上粉，“当然，不然是要打扮那么美干吗？幸好二小姐有了意中人，初儿可以抓紧好机会了。”

亲昵的时候，奶娘喜欢叫我初儿，我也蛮喜欢的，在丫头们的面前，她又总

是叫我大小姐，像是怕别人不知道我是殷家的大小姐一样。

我吞吞口水，“奶娘啊，奶娘啊，我不行了，你也知道，我怯场的，不如，你帮我好了。”

奶娘板起脸，“不行，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”

唉！哪一次，不是失败了。奶娘的美梦是要把我嫁出去，倒是有些拐了脚的江湖郎中还有生活不下去的落魄秀才来提过亲，爹爹不在，让奶娘轰出去了，一边赶一边骂。大概是那些江湖郎中和秀才穷途末路了，想找个安稳的地方吃住。

“奶娘啊，要是失败了呢？”她总是剃头担子一头热。

奶娘有些幽怨，“初儿啊，争气一次吧。”

奶娘大概是为我的事又担心了，呵呵，我是真的太不争气了，连带着她也让人瞧不起。

我笑着站起来，“奶娘，你放心，这一次，我手到擒来。”

雄心万丈，气昂昂地走出闺房，我差点踩到过长的裙摆摔下来，赶紧抓着门摆，后面就传来了奶娘的叹气声。

出了后院，我偷偷地将头上的珠钗拔了大半下来塞在袖子里，回来再插上就行了，做人不必那么强硬。这样大家都欢喜是不是？我是听话的好孩子啊，呵。

宽大的正厅里，摆满了各色的花，芬芳满屋，只有爹爹和梨香在，哪有什么贵客。

很喜欢和爹这样坐着，细细地听着梨香谈她遇到的有趣的事。哪家的公子出丑了，她的画，又让人如何赞等，爹听了总是心满意足地笑。

转向我的时候，他又有些不自在，皱着眉峰很快就移开了。

我们等了很久，菜都冷了，还不见有人来。爹爹有些倦，站起来交代：“初雪，你就在这里等些时候，要是贵客来了，让下人进来通报一声。”

我应了一声。那个贵客，真的是很大神啊，让爹爹等。

梨香凑过脸，小声地说着：“初雪，楼玉宇喜欢竹子，你画的竹子他看上眼了，你帮我画一幅。”

“我也画不太好，竹令人幽，又高雅，极难捕捉到那种意境。”要是画不好，岂不是让妹妹丢脸！

她嘟起嘴，“我画过给他，他说不好看，真是的，我画的明明就比你的好。”

我点头，“那当然，那当然。”她是才女，我什么也不是。

楼玉宇，是梨香眼中的意中人，也是殷家默许的二姑爷，大家只待我一嫁出去，就张罗梨香的婚事。楼玉宇是不错的人，颇有才华，楼是皇家之姓，说起他的身世，也有些让人叹气。其父是个文人，在朝为官，娶妻楼氏，乃是皇上最疼宠的郡主，所生的孩子也随她姓楼，包括侧室所出的他。不过，楼玉宇也不错，



是个上进又相当好看的文雅男子。至今为止，我还没有见过比他更出色的男子，论才论貌，他都是上上之选，又弹得一手好琴，如天籁之音。怪不得能在众人中，让妹妹相中他。

“好吧，好吧，要是你看了，觉得不好看就撕毁了，别让我丢脸丢得大。”我对妹妹，可也是疼爱的，外人总以为，我会嫉妒妹妹呢，其实，不然。

梨香漂亮的脸上浮上笑意，“这才好，那你在这里等着了，我才没有时间来等迟到的人。”

真是无聊啊，爹爹走了，梨香走了，下人也去忙了，偌大的厅里，就只剩下我了。不过爹爹说让我等着，我心里甜滋滋的呢，爹爹是多难得跟我说话啊。

搬来盆开得正艳的牡丹花，我思量着，怎么来勾画出它国色天香的模样。

“大小姐，上官公子来了。”下人叫道。

我抬起眼，天色已有些昏暗了，只见一团白色的影子在动来动去，我揉揉酸涩的眼，这个，眼前的冒着火的男人，不就是笑我丑妇的那个吗？“你是贵客上官公子？”不会吧？是不是搞错了，还是我在做梦？

“丑女人，是你误导我是不是？”他看起来很狼狈，而且火气很大，小腿上，甚至还有一些血迹。

第二章 互看不对眼

我在思索着，他干什么了？怎么这样？不过，真的让我看了好开心啊，要不是他的脸上尽是要将我吞了一样的表情，我一定会笑出来的。

“你很高兴吗？”他咬牙气恨地看着我，“别以为你打扮成这样我就认不出你来了，原来，你这个丑妇是殷青的小妾，很好，很好。”他笑着，眼里有丝不怀好意。

好什么好啊，他说我是殷青的小妾，如果他不是贵客的话，会让爹爹打死的。

“我没有很高兴，你看着我干什么呢？是不是惊喜于我的相貌？如果你直接承认你的错误和眼误，我会原谅你的。”我很大方的。

不知为什么，看着这高傲的男子，我就想着怎么磨掉他身上的傲气，我不喜欢他，他太高傲了，而且目中无人，楼玉宇都不至于会这样，他纯粹是以自己的角度来看人。

他胸膛起伏，冷哼：“你原谅我？你这个丑妇，一会我会跟殷青说你所谓的‘艳遇’。一个不守妇道之人，我瞧你还笑不笑得出声。”

我有些不悦，存心不那么快去叫爹爹，皱着眉，“你是姓上官的？”

“哼。”他冷然地哼着。

我摇头，眼里有些叹息，孤傲之人大概也有些人上人的才学才会这样。不过这种人却难以亲近，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人，不能仗着这样就哼哼个够。

“丑妇，叫殷青出来。”他脸上也不悦，“你死定了，你。”

我睁大眼睛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姓上官的，我怎么了？我认识你吗？人家是未出阁的姑娘家，你一点礼貌也没有，到人家府里，就是客，就得尊重人家，随口就叫人家的名字，你不觉得你很差劲，一点素质也没有吗？”我向来讨厌无礼的家伙。我决定，我讨厌这个上官东西。

他脸上有些赧色，却还是不屑地看着我，“你是殷家的女儿？如此的难看。”

“看人看貌者，俗也，看人当看心，闻花静闻味。上官公子，我以为高傲的人，目空一切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于世人的才华，只是，我觉得你很差劲，你也不过是个凡人，一说话便是污辱他人之词，和一般的吃喝玩乐花大钱的大爷一般。不过你的傲气用得真不妥啊，建议你去掉这些傲气，会让你气质更佳。”王公贵

族，托妹妹的福，我见多了，身上的毛病，恶俗的气息，有什么没有看过的。

那上官看着我，似乎有些惊叹。只是，他低头看看白衣上的血，压下的怒气又浮了上来，“你是殷小姐吗？我倒以为是个小妾，可见，传闻不如一见，我现在才知殷家女如此的刁钻，如果不是你故意让人误导我，我就不会走错路，还让狗追着咬。”

我忍不住地笑出来，呵呵，让狗咬，咬得真好啊，他是真的很欠教训的。

“你还笑。”他低吼着，眼里开始酝酿着火气。

我怎么敢呢？他可是爹爹的贵客啊，要是让爹爹知道了，必会又紧皱眉头，或者是骂我一顿了，我希望是后者，爹爹从来没有骂过我，骂也是一种亲近吧。

“我没有笑，我天生就是这样，上官公子，你大概又是错了，我并没有这样做。不过你要想想，狗都咬你了，你是不是要静思一下你的为人呢？”所以说人不能太嚣张啊，弯路我走了千千万，从没有遇到狗。

“你！”他咬牙，却说不过我，脸上有些挂不住。

我看向后面，“爹爹要是知道你直叫他的名，或者是知道你说我是他的小妾，贵客会很惨的哦，我家的狗更大，有两条呢，可听我话了。”我有些得意了，眉眼中尽是开心自得的味道。

他没有再生气，而是眯起眼打量着我。那种眼光，像是要把我看透，还夹着些算计，有些别意地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奶娘说，女儿家的闺名不能对别的男子说，除非那个男子想要娶她。”奶娘说的话，我都照本宣科地背出来了。

他几乎要从心肺里笑出声，飞扬的唇角，满是惊恐的笑意，“我是不是听到笑话了？我上官零总算知道什么叫做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了。”

“呵呵，不客气，上官鱼。”我笑得开心，最后那个“鱼”字，咬得特别的重。他咬牙，眼中的笑又一冷，“是零，雨字头的零。”

让他生气，似乎很好玩，我点点头，“是啊，上官鱼。”我想到的是活蹦乱跳的鱼了。

后面传来爹爹的声音——“上官公子，失迎失迎了。”

“殷大人。”那上官零回头，看着我爹爹的笑脸，依旧没有什么表情，估计是被我气到了。

爹爹好高兴啊，迎了上来道：“上官公子说些什么，这般高兴？”

爹爹对他还真是包容，没有多责问一句他为什么迟到。我倒是不怕的，怎么也牵扯不到我的身上不是吗？没证没据。

爹爹赶紧引他到上座，“上官公子，请坐请坐。”

上官零脸上浮上一抹笑，冷淡的眸子却看着我说：“殷大人，令千金真是会

说话，让人不得不佩服啊。”

佩服，我怎敢啊？呵呵，他必是咬牙说出来的。

不一会儿，上官雱又问：“殷大人，不知令千金如何称呼？”

天啊，这样问爹爹我的名字，爹爹会误会的，我觉得他不存好心啊。

果然，爹爹眼一亮，笑着说：“这是长女初雪，初雪，还不快见过上官雱公子，上官公子可是京城出了名的才华之人，才高八斗，特别是医术，无人能出其右。”

能让爹爹称赞的人不多，我想，他定是有两把刷子的，所以才会让爹爹称赞吧。我笑盈盈点头，“上官公子好。”好无礼。

他面对着我，“岂敢安好。”

我装作不解，“公子为何不敢？公子不是医术高明吗？怎么会不敢安好呢？”

“秦准的狗倒是很多。”他没头没脑地说一句。

爹爹一惊，“上官公子是何意？”

我也心惊惊啊，要是说了出来，爹爹总会对我有不同的看法的，无风不起浪啊，虽然没证据，可是，也会往那里猜测一下啊。

上官雱喝了一口茶才淡然地说：“没有他意，只是在路上遇到几条野狗，耽搁了些时间。”

“无妨无妨的，能请到上官公子，实在是老夫的荣幸，一路上劳累上官公子了。”

“雪儿。”爹爹突然叫，我心间湿润润的，好久没有听到爹这样叫我了。“去请你梨香妹妹出来，取《梅花雪海图》让贵客观赏。”

每次有贵客来的时候，爹爹都会这样的，梅花雪海，成了梨香的一个定位一样。我觉得这样不好，人的潜能是无穷无尽的，不能一幅画，就把一个人锁定在那里，要想有进展，会更加的难。不过爹爹说什么，我会听的。今天真的好难得，爹爹跟我说了好多话。

上官雱摆摆手，“不必，殷大人，我答应前来治你的头疾，自然不会有有什么非分的要求，人人都说好的东西，在我眼中未必也是那般。至于你所谓的亲事，我想，也不必了。”他还特地打量着我。

我不知道，怎么又关我事？不过，爹爹的头疾由来已久，如果他能治好，我也自是感激他的。

“我爹爹生前所说之事，不必理会，在京城，我已有意中人。”他淡淡地说着。

爹爹垂下脸，有些失望，似乎有些哀怨地看着我。我好想逃开，站起来，“爹爹，雪儿先告退。”

我心里微微地痛着，我为什么总是让爹爹不开心？